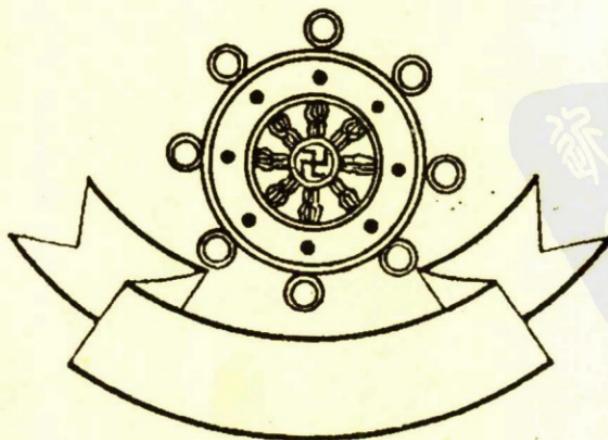


禪

如何 丛书

起佛祖師禪

历代禅师绝世奇行录之二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莫道青原老 | (1) |
| 石头路滑 | (4) |
| 毕生一啸撼山月 | (8) |
| 丹霞烧佛取舍利 | (15) |
| 只须参透扬眉眨眼 | (19) |
| 红炉一点雪 | (22) |
| 你没有佛性 | (23) |
| 汾州石楼无耳朵 | (23) |
| 只有承受，没有偿还 | (24) |
| 云岩无奇事 | (28) |
| 船子渡人不惜身 | (31) |
| 说对了开粥过夏 | (34) |
| 打鼓 | (35) |
| 李翱问道 | (3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少有灵利的 | (38) |
| 一绝 | (39) |
| 参见仟天 | (40) |
| 你生身父母在深草里 | (42) |
| 三平断案 | (43) |
| 本空宣法 | (45) |
| 伸缩一任老僧 | (46) |
| 从前是个米头 | (47) |
| 生死事大 | (48) |
| 不懂就得去死一场 | (49) |
| 长舒两脚睡，无伪亦无真 | (51) |
| 还不快擦桶 | (54) |
| 一条白练去 | (57) |
| 清平令遵 | (60) |
| 只是一个无主孤魂 | (61) |
| 挥刀斩春风 | (63) |
| 恐误同参一首诗 | (64) |
| 舌根硬了 | (64) |
| 家破人亡免作俗 | (66) |
| 参访凤樓同安 | (68) |
| 禾山懂打鼓 | (70) |
| 穿过骷髅，不知痛痒 | (71) |
| 无名古宿漫记 | (72) |
| 饼是你的，还你没错 | (75) |
| 德山大棒，呵佛骂祖 | (78) |
| 临终高叫犹人耳 | (83) |
| 宁自粉身，不敢瞎人眼 | (85) |
| 瓦棺吃水 | (8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究竟是那么还是不那么? | (90) |
| 拳教脚教 | (91) |
| 日用而不知 | (92) |
| 慧棲回信 | (94) |
| 掏钱买罪 | (96) |
| 鼓山门下,不能咳嗽 | (99) |
| 镜清今日失利 | (101) |
| 动就死 | (105) |
| 月如弯弓,少雨多风 | (106) |
| 砍心 | (108) |
| 记得吗? | (109) |
| 翠岩还有眉毛吗? | (110) |
| 你在途中找什么? | (111) |
| 哪里来的百懂? | (112) |
| 上座讲涅槃 | (112) |
| 去粘 | (116) |
| 看看脚底下 | (117) |
| 你说这个还痛吗? | (119) |
| 昔年曾记得 | (123) |
| 攻打罗山寨 | (124) |
| 先师迁化,肉犹温热 | (125) |
| 东柱西柱 | (127) |
| 刚从茶堂里来 | (127) |
| 行不等闲行 | (128) |
| 谁能接得住? | (129) |
| 孤掌不鸣 | (131) |
| 一垛白云,三间茅屋 | (132) |
| 贱货谁买? | (133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你不是钟子期 | (134) |
| 三上法堂 | (135) |
| 八棒十三 | (135) |
| 无言岂止两卷 | (136) |
| 未免心中闹 | (136) |
| 还得打你,怎么不烦? | (137) |
| 不可预搔待痒 | (137) |
| 向佛答祖 | (138) |
| 行崇禅师简直 | (139) |
| 省灯好一篇话 | (140) |
| 真归无所归 | (141) |
| 不是奉先道不得 | (143) |
| 大道与小径 | (144) |
| 十万八千里 | (144) |
| 通天作用 | (145) |
| 义晏禅定传千古 | (146) |
| 疑死天下人 | (148) |
| 何罪之有? | (148) |
| 泡生泡灭还归水 | (149) |
| 家贼难防,不可不防 | (152) |
| 金轮一支箭 | (154) |
| 智洪弘济以智济人 | (154) |
| 白马正眼 | (155) |
| 句句走玄路 | (155) |
| 枣树有刺 | (156) |
| 猛烈不猛烈? | (157) |
| 蒙过去就得 | (158) |
| 黄龙修理吕洞宾 | (15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你跑到哪里去了? | (160) |
| 无弃光影 | (160) |
| 只要今日了 | (163) |
| 这漆桶 | (167) |
| 只因无事可思量 | (167) |
| 什么是湖里的破草鞋? | (168) |
| 欲问即波澜 | (169) |
| 请问第一义 | (169) |
| 酒仙歌一曲 | (170) |
| 床窄先睡,粥稀后捞 | (171) |
| 石火电光,已去万年 | (173) |
| 折倒杀人将军 | (173) |
| 可别马马虎虎 | (175) |
| 你那么我不那么 | (176) |
| 妙答烂漫,如珠落盘 | (176) |

莫道青原老

青原行思禅师住在吉州青原山上。他小时候出家，每逢众人在一起议论佛法，他都独自沉默。后来，他去曹溪礼拜禅宗第六祖慧能，问道：“应当怎么做，才能不落在层次里？”^①慧能反问他：“你曾做过什么？”他答道：“圣谛我也不求。”^②慧能再问：“那么你落在哪个层次？”青原行思说：“圣谛都不求，哪还有什么层次！”慧能因此而非常器重他。他于是成为六祖门下首屈一指的大弟子。

青原行思与六祖慧能，正好像慧可与达摩。达摩曾称赞慧可：“你得了我的髓。”慧能也是这样，有一天对青原行思说：“我们禅宗传法，从前都是衣法双传，即以衣为证，以法印心。但是，我从五祖弘忍那里得到这件袈裟以后，屡遭灾难，所以这袈裟若再传下去，必然引起争端。现在我有了得我精髓

^① 这里的“层次”指渐修。渐修有阶次，而顿悟无阶次。慧能是主张顿悟的。

^② “谛”即真理；“圣谛”即佛的真义、本质或根本，又可称为“真如”、“佛性”等等。

的弟子，何必再怕人不信呢？这件袈裟就永远留镇山门吧。你与各位师兄弟们，将来要分化一方，弘扬顿悟法门，不要让它断绝。”

青原行思遵照慧能的旨意，离开曹溪，住到青原山上去，开始授徒传法。

六祖慧能临逝前，他身边有个叫希迁的小沙弥^①问他：“师父百年之后，希迁该去依附什么人呢？”慧能说：“寻思去！”正是因此，希迁在慧能去世后，就总是一个人寂寞地闭目端坐，仿佛忘掉自己还活在世上一样。一位师兄见此状就问他：“师父去世以后，你老在这儿空坐干什么？”希迁说：“我正按照师父的遗嘱，在这儿静静地寻思呢！”这位师兄笑了，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糊涂！师父不是讲得很清楚嘛，让你寻找青原行思去！”希迁恍然大悟，赶紧收拾一下行装，匆匆下山去找青原行思。

一见面，青原行思就问道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希迁说：“我从曹溪来。”行思问：“你带着什么东西来？”希迁说：“这东西我没到曹溪的时候就带着，从没丢失过。”行思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还去曹溪干什么？”希迁回答说：“要是不去曹溪，我怎么知道这东西我从来没丢失呢？”

① 未满20岁但已受戒的小和尚

接着，希迁反问青原行思：“曹溪六祖认识和尚吗？”青原行思说：“你现在认识我吗？”希迁问：“和尚离开曹溪以后，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呢？”青原行思说：“我却知道你早晚要离开曹溪。”希迁就说：“我不是从曹溪来。”青原行思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去处了。”

过了一天，青原行思又问希迁：“你是从什么地方来？”希迁说：“从曹溪来。”青原行思就举起拂子问：“曹溪有这个吗？”希迁就说：“别说曹溪，就是西天也没有。”青原行思问：“莫非你去过西天？”希迁说：“要是去过，西天就有了。”青原行思说：“还没说到，你再说。”希迁说：“师父也得说一半，不能全靠徒弟讲。”青原行思说：“我不能跟你讲，怕以后没人能承受得了。”

青原行思叫希迁给南岳怀让送封信去，并吩咐说：“送到信后你快回来，我这里有把钝斧头给你。”希迁到南岳怀让那里，没交信就先问：“不崇拜圣贤，不重视自己灵魂，这怎么样？”怀让说：“你问得太高了，你怎么不问下面的？”希迁说：“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诸圣求解脱。”希迁返回后，青原行思问他：“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信送到了吗？”希迁说：“信没送到。但是师父许给我一把钝斧头，请您给我

吧。”行思于是垂下一只脚。希迁便礼拜，然后告辞，到南岳那里去了。

荷泽神会来见青原行思禅师。行思问他：“从哪儿来？”神会说：“曹溪。”行思问：“曹溪的意旨是什么？”神会便挺身而立。行思说：“你还带着石头瓦块。”神会问：“你这里难道有真金给人吗？”行思说：“要是有，你又准备怎么办呢？”

有个和尚问青原行思：“什么是佛法大意？”青原行思问他：“庐陵米是什么价？”

唐开元二十八年，青原行思禅师于某一天升堂告众，付法给石头希迁，然后跏趺而逝。^①

石头路滑

石头希迁禅师从小就与常人不大一样。他家乡的老百姓们敬畏鬼神，所以年年都要杀牛备酒去祠堂里祭祀；而石头希迁却总去砸祠堂，把牛抢回来，父老乡亲们都奈何他不得。后来，希迁出家，去曹溪礼拜六祖慧能去了。

① “跏趺”，指盘腿而坐，脚背放在大腿上，是佛教徒的一种坐法。

石头希迁离开曹溪去见青原行思。青原行思曾对他说：“有人说岭南有消息。”^① 石头希迁说：“有人不说岭南有消息。”青原行思问：“如果这样，那么大藏经、小藏经又从哪里来？”^② 石头希迁答道：“全从这儿出来。”后来青原行思曾为此而叹道：“众角虽多，一麟足矣！”

石头希迁以后去了衡山南寺。寺的东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像个台子一样，上面很光滑平坦。希迁就在上面搭起一座茅庵，宿在其中。从此，他就被叫作“石头和尚”，简称就叫“石头”。

石头看《肇论》，看到“明白万物与自己是一体的人，只有圣人了”，他便拍案叹道：“圣人无己，所以无所不是己。法身没有形像，谁说从他处得到？智慧像光明圆透的镜子在其中照耀，万物便自然显现。此话真是说到底了。”^③ 于是他合上书，不知不觉梦到跟六祖慧能同坐在一只大龟的背上，在海中悠游。醒来他悟到，那灵龟以喻智慧，大海以喻佛性，他是与六祖是同乘灵智游性海。

石头对弟子们说：“我这法门是先佛传授的。不

^① “岭南”在这里代指六祖慧能，因为曹溪在岭南。

^② “大藏经”、“小藏经”在这里指众多佛经。佛经皆为释迦牟尼所讲。而“岭南有消息”则指慧能所讲佛法。

^③ “法身”即人的真身，又可叫作“真如”、“佛性”、“如来”等。若见法身，即已成佛。

管什么禅定、精进，只管直达佛的旨意。这个心就是佛。心、佛以及众生，菩提以及烦恼，名字虽然不同，其实却都是同一种东西。你们应该知道，自己的心灵就像流水一样没有中断；自己的本性也是不垢不净、湛然圆满的。所以凡人、圣人都一样。这个心只要远离杂念就会应用无方，像镜子一样无所不现。这就是智慧。”^①

石头的徒弟道悟问道：“曹溪意旨让谁得了呢？”石头说：“会佛法的人得了。”道悟问：“师父得了吗？”石头说：“没得。”道悟问：“为什么没得？”石头说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

有僧向石头希迁：“怎么样才能解脱？”石头答：“谁捆你了？”再问：“什么是净土？”^② 石头答：“谁脏你了？”又问：“什么是涅槃？”^③ 石头答：“谁给你生死了？”

石头有一回问一个新来的僧人：“从哪儿来？”僧人答：“从江西来。”石头问：“见到马大师了吗？”僧

^① “法门”指学佛修持的门径。途径不同，目的一样，所以法门可以是无数的。“精进”指学佛的六个基本方法之一，其余五个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神定、智慧。此六法又叫“六波罗密”。“波罗密”为音译，是到达彼岸的意思。“众生”即一切生物，包括人类。“菩提”是觉悟之意，指觉悟的境界。

^② “净土”又叫“西方极乐世界”，没有烦恼和生死。

^③ “涅槃”是一种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来不往、不动不静的境界，又叫“圆寂”，它是学佛的终极目的。

人答：“见到了。”石头于是指着一根柴火棍说：“马大师就像这个吧？”那僧回答不上来。后来那僧回江西后把这话告诉了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问他：“你看见那根柴火棍是大是小？”那僧说：“大极了。”马祖道一说：“你很有力气。”那僧问：“为什么我有力气？”马祖道一说：“你从南岳石头那里把那么大一根大柴一路背来，难道还没有力气？”

还有人问石头希迁：“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”^①石头希迁答：“你去问柱子吧。”那人说：“弟子不懂。”石头希迁说：“我更不懂。”

道悟有一天问石头希迁：“什么是佛法大意？”石头说：“不得就不知。”道悟问：“再往上还有什么回旋余地吗？”石头希迁说：“长空不碍白云飞。”

大颠和尚去见石头，对石头说：“古人说：‘说有说无都是诽谤。’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请你把这两者都除去。”石头说：“一样东西都没有，还除个什么？”石头又对大颠说：“闭住你的咽喉嘴巴，请你把这个说出来。”大颠说：“没这个。”石头说：“要是这样，你就入门了。”

又有人来问：“什么是禅？”石头希迁说：“砖头。”

^① 这是禅宗公案经中常提到的一句话。它所问的，是禅宗的宗旨，因为达摩从西天而来。

这人又问：“什么是道？”石头希迁说：“木头。”

石头希迁禅师后来无疾而终，年九十有一。德宗皇帝谥他“无际大师”之号。

毕生一啸撼山月

药山惟俨，17岁出家，投在潮阳西山的慧照禅师门下，后来于衡岳操希律师处受戒。他严持戒律，勤勉好学，博通经论，但不以此为足。他曾叹道：“丈夫应该舍弃一切法，自我清净，怎么能总是注意那些细碎的小事呢！”因此，他去造访石头禅师的那间石上茅屋。

惟俨对石头希迁说：“三乘十二分教我已经大略上知道了。但是我听说南方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我实在不明白。希望和尚慈悲，能给我一些指示。”^①石头就指示说：“那么也不得，不那么也不得。那么不那么都不得。你懂了没有？”惟俨听了，惘然失措。石头见状就说道：“你的缘分不在这里，你还是去见马大师吧。”

^① “三乘十二分教”系佛学术语。“三乘”指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如来乘；“十二分教”指佛经的十二大类别。“南方”代指慧能和顿教，因为慧能在南方宣扬顿悟成佛。

惟俨不辞辛苦，又一路风尘去江西拜见马祖道一。他把那些话又问了一遍。马祖道一说：“我有时候叫你扬眉眨眼，有时候又不叫你扬眉眨眼。有时候扬眉眨眼的是，有时候扬眉眨眼的又不是。你懂了吗？”没想到药山惟俨居然懂了，当即给马祖下拜。马祖问：“你向我下拜是因为懂了什么道理吗？”惟俨说：“我在石头禅师那里时，就像一只蚊子在叮铁牛。”马祖道一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护持吧。”

药山惟俨在马祖道一那里一住就是3年。一天，马祖道一问他：“你近来怎么样了？”惟俨说：“皮已经全脱尽了，只剩下一个真实。”马祖道一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就走吧，随便到哪里住山去。”^①于是，药山惟俨就离开马祖，又返回到石头禅师那里去。

一天惟俨正在一块石头上坐着，石头希迁行过来问他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惟俨说：“什么事也不干。”石头说：“那你就是闲坐了？”惟俨说：“闲坐也是事。”石头又问：“你说什么都不干，那你不干个什么呢？”惟俨说：“千圣不识。”石头希迁便口出一偈赞道：

从来共住不知名，

^① “住山”，指禅师自立门户讲法授徒，因为禅师修成，一般都自住一山。

任运相将只么行。

自古上贤犹不识，

造次凡流岂可明？

然后石头禅师说：“言语与它不相关。”惟俨说：“本言不语也不相关。”石头说：“我这里针扎不进。”惟俨说：“我这里就像是石头上栽花。”

以后，惟俨便居住于药山。弟子如云似海般地集于他的门下，惟俨却老不上堂讲法。一天，院主^①又来请他，并说：“大家都在等着听师父教诲呢！”惟俨说：“那就敲钟。”钟响后，大家刚刚集齐，惟俨就下座回方丈去了。院主急颠颠地跟上去问：“师父说要给大家讲法，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呢？”惟俨说：“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这怎么能怪老僧？”

一次，惟俨对正在园子里栽菜的菜头^②说：“我让你栽，但是你不能让它长出根来。”菜头说：“不让它长根，那大家吃什么？”惟俨说：“你有嘴吗？”菜头呆立无语。

一天，弟子道吾和云岩在惟俨旁边陪伴，惟俨指着山上一枯一荣两棵树问：“枯的是？荣的是？”道吾说：“荣的是。”惟俨便说：“灼然一切，光明灿烂。”

① 掌管寺内院堂事务的和尚。

② 种菜和尚。

云岩却说：“枯的是。”惟俨便说：“灼然一切，随它枯淡。”这时高沙弥来了，并说：“枯的让它枯，荣的让它荣。”药山惟俨就对道吾和云岩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

有人问：“怎么才能不被各种情境迷惑呢？”惟俨说：“情境就任它去，于你有什么妨碍呢？”那人说：“这我没懂。”惟俨说：“是什么情境要迷惑你呢？”

一个和尚去投奔药山惟俨。惟俨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常坦。”惟俨就说：“前面那个也是常坦，后面这个也是常坦。”

药山惟俨问一个和尚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和尚说：“从湖南来。”惟俨问他：“洞庭湖水满了没有？”和尚说：“没有满。”惟俨就说：“下了这么久的雨，为什么还不满？”和尚便不知所以了。

药山惟俨又问一个和尚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和尚答说：“从江西来。”惟俨便用拄杖敲了禅床三下。和尚说：“我大略明白你的意思。”惟俨就把拄杖哐啷一声扔在地下，这和尚便茫然无措了。

有人问他：“什么是涅槃？”惟俨说：“你没开口的时候有什么？”

有个弟子问他：“弟子想回家乡去，这行不行？”惟俨说：“你父母遍身红肿脓烂，躺在荆棘丛中，你